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 
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

話說小兔子去了三四天，賈制台忽然接到蕪州知州一個夾單，說是「憲台表老爺蕭某人趁了輪船路過卑境，停船的時候，上下搭客混雜不分，偶不小心，包裹裡的銀子被扒兒手悉數扒去，現在住在敝署，不能前進，請示辦理」等語。原來小兔子自從上了輪船，東張西望，並不照顧自己的行李，以致遇見扒手。當時齊巧解開包裹找衣服穿，一摸銀子沒有了，立刻吵著鬧著，要船上人替他捉賊。賊捉不到，就哭著要船上茶房賠他，一會又說要上岸去告狀。船上的人落得順水推船，趁著輪船還未離岸，馬上動手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，由他去告狀。他問了問，曉得靠船地方是蕪州該管，忙坐了一輛小車子，奔到州裡來告狀。這州官姓區，號奉仁，一聽是制台的表弟，便也不敢怠慢，立刻請他到衙門裡來住，一面稟明制台，請示辦法。夾單後面又說：「這銀子是在輪船上失去的。輪船自有洋人該管，卑職並無治外法權，還求大人詳察。」他的意思以為著此一筆，這事便不與他相干，無非欲脫自己的干係。誰知制台看了這兩句，心上不自在，便道：「不管他岸上水裡，總是他蕪州該管，少了東西就得問他要。我的親戚，他們尚且如此，別的小民更不用說了！」罷了，便下了一個札子，將蕪州區牧嚴行申飭，說他捕務廢弛，「限三天人贓並獲，逾期不獲，定行撤委」。區奉仁接到此信，無奈只得來同小兔子商量，私底下答應小兔子，凡是此番失去的銀子都歸他賠，額外又送了二□四兩銀子的程儀，又另外替他寫了船票，打發一個家人，兩個練勇，送他回籍。一面自己上省稟見制台，面陳此事。（八座：漢，唐時稱尚書哈等為八座。清代規定京官只能坐四人抬的轎子，但地方官督、撫有大典時可乘八人抬的轎，後代指督、撫為八座。）

這位區知州是晚上上了火就趕著過江的。到了省裡，恐怕制台記挂表弟，立刻上院稟見。幸虧賈制台是個起居無節的，三四更天一樣會客。巡捕、號房曉得他的脾氣，便也不敢回家，大家輪班在院上伺候。所以雖是三更半夜，轅門裡頭仍舊熱鬧得很。區奉仁走到官廳一看，已經有個人在那裡了。這個人歪在首縣一向坐慣的一張炕上，低著頭打盹，有人走過他的面前，他也不曾覺得。這裡官廳子共是三間廡間，只點了一支指頭細的蠟燭，照得滿屋三間仍是黑沉沉的，看得不□分清楚。區奉仁是久在外任，省城裡這些同寅素來隔膜，初時來時，見那人坐著不動，便也懶得上前招呼。此時正是□月天氣，忽然起了一陣北風，吹得門窗戶扇唏哩嘩喇的響。蠟燭火被風一閃，早已蠟油直瀉下來，一支蠟燭便已剩得無幾了。區奉仁此時也覺得陰氣凜凜，寒毛直豎。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來穿，尚未開口，只見炕上那個打盹的人，忽然「啊嚏」一聲，從炕上下來，站著伸了一個懶腰，仍就歪下，卻不知從那裡拖到一件又破又舊的一口鐘圍在身上，擁抱而臥；一雙腳露在外頭，卻是穿了一雙靴子。區奉仁看了甚是疑心，既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人：「倘若是個官，何以並無家人伺候，卻要在這裡睡覺？」一面尋思，一面看表。他初進來的時候是□一點三刻，此時已經是三點一刻。

（一口鐘：沒有袖子的外衣，也叫斗篷。）

正在看表，忽然聽見窗戶外面一班差人、轎夫蹲在那裡，嘴裡不住的噁哩噁哩的響，好像吃麵條子似的。區奉仁聽得清切，便想：「此時也不早了，肚裡也有些餓了，我何不叫他們也買一碗吃了，一來可以充飢，二來可以抵當寒氣。」主意打定，便想推出門去叫人。誰知外面風大得很，尖風削面，猶如刀子割的一般。尚未開口，管家們早已瞧見，趕了進來，動問：「老爺有何使喚？」區奉仁連忙縮了回來，仍舊坐下，喘息稍定，便把買麵吃的話說了。管家道：「三更半夜，那裡有賣麵的。他們一般是凍的在那裡噁哩噁哩的喘氣，並不是吃麵，老爺想是聽錯了。老爺要吃麵，等小的出去，到轅門外面去買了來。」區奉仁點點頭。管家自去買麵。停了好半天，只買得一碗稀粥，說是天將四鼓，麵是沒有的了。區奉仁只得罷休。

吃過了粥，登時身上有了熱氣，就問：「上頭為什麼還不請見？」管家回道：「聽說同首府說話哩。首府從掌燈就進來，一直跑進簽押房！大人留著吃晚飯，談字，談畫，一直談到如今還沒有談完。江漢關道從白天兩點鐘到這裡，都沒有見著哩。這位大人只有同首府說得來，有些司、道都不如他。」區奉仁道：「首府本來同制台是把兄弟。」管家道：「聽說現在又拜了門，拜制台做教師，不認把兄弟了。通武昌省城，只有他可以進得內簽押房，別人只好在外頭老等。」區奉仁道：「照這樣子，可曉得他幾時才見？」管家道：「小的進來就問過號房，馬上就見亦說不定，□天半個月亦說不定，就此忘記了不見也說不定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我是有缺的人，見他一面，把話說過了，我就要回去的。被他如此耽誤下來也好了！」管家道：「這話難說。不是為此，怎麼這官廳子上一個個都怨聲載道呢？」

主僕二人正講得高興，忽見炕上圍著一口鐘睡覺的那個人一骨碌爬起，一手揉眼睛，一手拿一口鐘推在一邊，又拿兩手拱了一拱，說道：「老同寅，放肆了！你閣下才來了一霎工夫已經等的不耐煩，兄弟到這裡不差有一個月了！」區奉仁一聽這話，大為錯愕，忙站起來，請教「貴姓、台甫」。那人便亦起身相迎，回稱：「姓瞿，號耐庵。」區奉仁一聽這「瞿耐庵」三字很熟，想了一回，想不起來。

原來瞿耐庵自從到了興國州，前任因為同他不對，前任帳房又因需索不遂，就把歷任移交的帳簿子一齊改了給他。譬如素來孝敬上司一百兩銀子的，他簿子上卻是改做一百元；應該一百元的，都改做五□元。無論瞿耐庵的太太如何精明，如何在行，見了這個簿子，總信以為真，決不疑心是假造的。誰知這可上了當了：送一處碰一處，送兩處碰兩處，連他自己還不明白所以然，已經得罪的人不少了。你道前任帳房的心思可惡不可惡！

起初湍制台的湖北，丫姑爺戴世昌腰把子挺得起，說得動話，瞿耐庵靠著他的虛火，有些上司曉得他的來歷，大眾看制台分上，都不來同他計較，所以孝敬上司的數目就是少些，還不覺得。不料湍制台一朝調離，丫姑爺尚且失勢，他這個假外孫婿更說不著了。賈制台初署督篆，就有人說他話。起先賈制台還看前任的面子，不肯拿他即時撤任。後來說他的壞話人多了，又把他在任上聽斷如何糊塗，太太如何要錢，一齊掀了出來。齊巧本府上省，賈制台問到首府，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藥，因此才拿他撤任。

撤任回省，接連上了三天轅門，制台都沒有見他。後來因為要甄別一票人，忽然想著了他，平空裡忽然傳見。瞿耐庵聞命之後，忙得什麼似的，也沒有坐轎子，就趕到制台衙門裡來。來傳的人是□二點一刻到他公館，瞿耐庵沒有吃午飯，不到□二點三刻就趕到轅門，走進官廳，一直坐了老等。誰知左等也不見請，右等也不見請，想要回去，又不敢回去。肚裡餓得難過，只好買些點心充飢。看看天黑下來，找到一個素來認得的巡捕，托他請示。巡捕道：「他老人家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麼？誰敢上去替你回！他一天不見你，就得等一天；他□天不見你，就得等□天；他一個月不見你，就得等一個月。他什麼時候要見，你無論三更半夜，天明雞叫，你都得在這兒伺候著。倘若走了，不在這裡，他發起脾氣來，那可不是玩的！」原來這巡捕當初也因少拿了瞿耐庵的錢，心上亦很不舒服他，樂得拿話嚇他，叫他心上難過難過。瞿耐庵本來是個沒有志氣的，又加太太威風一倒，沒了仗腰的人，聽了巡捕的話，早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得諾諾連聲，退回官廳子上靜等。那知等到半夜，裡邊還沒有傳見。這一夜，竟是坐了一夜，一直未曾合眼。

等到第二天天明，就在官廳子上洗臉，吃點心。停了一刻，上衙門的人都來了，管廳子上人都擠滿。等到制台傳見了幾個，其餘統通散去，又只剩得他一個。仍舊不敢回家，只得又叫管家到公館裡搬了茶飯來吃。這日又等了一天，還沒請見。又去請教巡捕。巡捕生氣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麻煩！同你說過，大人的脾氣是不好打發的！既然來了，走不得！怎麼還是問不完？」瞿耐庵嚇的不敢出氣，仍回到官廳上。這夜不比昨夜了，因為昨夜一夜未曾合眼，身子疲倦得很，偶然往炕上躺躺，誰知一躺就躺著了。這一覺好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陽才醒。接著又有人來上院。他碰見熟人也就不招呼，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專門在官廳上陪客似的。一霎時各官散去，他仍舊從公館裡搬了茶飯來吃。只因其時天氣尚不□分寒冷，所以穿了一件袍套還熬得住。

如是者又過了幾天，一直不回公館。太太生了疑心，說：「老爺不要又是到漢口被什麼女人迷住了，所以不回來？」偷偷的自己過江探問。無意之中，又打聽到前次率領家人去打的那個人家，的確是老爺討的小老婆，那女人名喚愛珠，本是漢口窯子裡的人。當時不知道怎樣被夏口廳馬老爺一個鬼串，竟被他迷住了。後來瞿耐庵到任，很寄過幾百銀子給這女人。不過瞿耐庵懼內得很，一直不敢接他上任。那愛珠又是堂子裡出身，楊花水性。幸虧馬老爺顧朋友，說道：「倘照此胡鬧上去，終究不是個了局。」就寫了一封信給瞿耐庵，說愛珠如何不好，「恐怕將來為盛名之累，已經替你打發了」瞿耐庵得信之後，無可如何，只索丟開這個念頭。如今這事全盤被太太訪聞，始而不禁大怒，既而曉得人已打發，方才把氣平下。漢口找不到老爺，於是過江回省。怕家人說的話靠不住，又叫自己貼身老媽摸到制台衙門州、縣官廳上瞧了一瞧，果然老爺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方始放心。天天派了人送飯送衣服給老爺。過了幾天，又因天氣冷了，夜裡實實熬不住，被頭褥子無處安放，只送了一件一口鐘，又一條洋毯，以為夜間御寒之用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當時區奉仁拿他端詳了一回，方才想起從前有人提過他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孫婿。聞名不如見面，怎麼今天也會弄到這個樣子，便大略的問了一問。瞿耐庵是老實人，就一五一□的把從前如何得缺，後來如何撤任，回省上轅門，制台如何不見，如今平空的傳見，及至來了，一等等了一個月不見傳見，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話，詳述一遍。區奉仁聽了，一面替他嘆息，一面又自己擔心，不覺皺緊眉頭，說道：「吾兄在省候補，是個賦閑的人，有這閑工夫等他，兄弟是實缺人員，地方上有公事，怎麼夠耽擱得許久呢？」瞿耐庵道：「你要不來便罷，既然來了，少不得就要等他。我正苦沒有人作伴，如今好了，有了你老哥，我們空著無事談談，兄弟倒著實可以領教了。」區奉仁道：「不要取笑！他不見終究不是個事。兄弟這趟上省只帶了中毛衣服來，大毛的都沒帶，原想就好回任的。如今被你老哥這一說，兄弟還要派人回蘄州去拿衣服哩。」

瞿耐庵道：「今兒這個樣子大約是不會傳見的了。你把補褂脫去，也到這炕上來睡一回兒；就是不睡著，我們躺著談心。夜深了，天氣冷，兩個人睡在這炕上總比外面好些。我這裡還有一條洋毯，你拿去蓋蓋腳；我這裡有一口鐘，也可以無須這個了。」起先區奉仁還同他客氣，不肯上炕來睡。後來聽聽裡面杳無消息，夜靜天寒，窗戶又是破碎的，一陣陣的涼風吹了進來，實在有些熬不住了，瞿耐庵又催了三回，方才上炕睡的。兩個人就拿了兩個炕枕作枕頭。

睡下之後，瞿耐庵又同他說：「不瞞老哥說：這三間屋裡，上面有幾根椽子，每根椽子裡有幾塊磚頭，地下有幾塊方磚，其中有幾塊整的，幾塊破的，兄弟肚子裡有一本帳，早把他記得清清楚楚了。」區奉仁聽他說得奇怪，忙問所以。瞿耐庵方同他說：「兄弟要見不得見，天天在這裡替他們看守老營。別人走了，單剩兄弟一個，空著沒有事做，又沒有人談天，我只在這裡數磚頭了。」區奉仁聞言，甚為嘆息。瞿耐庵又說：「我們睡一會罷。停刻天亮，又有人來上衙門，一耽誤又是半天哩。」卻好區奉仁也有點倦意，便亦朦朧睡去。次日起來，才穿好衣服，趕早上衙門的人已經來了。他倆是日又等了一天，仍未傳見。這夜又在官廳上蓋著洋毯睡了一夜。

到了第三天，區奉仁熬不住了。幸虧他是現任，平時制台衙門裡照例規矩並沒有錯，人緣亦還好，便找著制台的一個門口，化上一千兩銀子，托他疏通。那人拍胸脯說，各事都在他的身上。齊巧這天有人稟見，巡捕替他把手本一塊兒遞了上去，賈制台叫「請」。進去的時候，惟恐大人見怪，兩手捏著一把汗。及至見了面，制台挨排問話，問到他，只說得兩三句：第一句是「你幾時來的？」區奉仁恭恭敬敬回了聲「卑職前天就來了」。上頭又說：「長江一帶剪綹賊多得很啊，輪船到的時候，總得多派幾個人彈壓彈壓才好。」區奉仁答應了兩聲「是」。制台馬上端茶送客。區奉仁方才把心放下。等到站了起來，又重新請一個安，說：「大人如無什麼吩咐，卑職稟辭，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。」賈制台點點頭道：「你趕緊回去罷。」說罷，把一干人送到宅門，一呵腰，制台進去。

然後區奉仁又去上藩、臬兩司衙門。從司、道衙門裡下來，回到寓處，收拾行李。剛要起身，忽見執帖門上拿著手本上來回稱：「新選蘄州吏目隨太爺特來稟見。」區奉仁一看，手本上寫「藍翎五品頂戴、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」一行小字，便道：「我馬上就要出城趕過江的，那裡還有工夫會他。」執帖門道：「自從老爺一到這裡，才去上制台衙門，不曉得他怎樣打聽著的，當天就奔了來。老爺一直沒回家，他就一連跑了好幾趟。他說老爺是他親臨上司，應得天天到這裡來伺候的。」區奉仁聽他說話還恭順，便說了聲「請」。執帖門出去。

一霎時只見隨鳳占隨太爺戴著五品翎頂，外面一樣是補褂朝珠，因為第一次見面，照例穿著蟒袍。未曾進門，先把馬蹄袖放下來；一進門，只見他把兩隻手往後一攔，恭恭敬敬走到當中跪下，碰了三個頭，起來請了一個安。跟手從袖筒裡拿履歷掏了出來，雙手奉上，又請了一個安。此番區奉仁見下屬不比見制台了，大模大樣的，回禮起來，收了履歷。隨鳳占替他請安，他只拿只右手往前一豎，把腰呵了呵，就算已經還禮了。當下分賓坐下。區奉仁大約把履歷翻了一翻，因為認得的字有限，也就不往下看。翻完了履歷，便問：「老兄貴處是山東？」隨鳳占道：「卑職是安徽廬州府人。」區奉仁詫異道：「怎麼履歷上說是山東呢？」再翻出來一看，才知道他是山東振捐局捐的官，原來錯看到隔壁第二行去了。自覺沒趣，只得搭訕著問了幾句：「你是幾時來的？幾時去上任？」隨鳳占一一回答了。立刻端茶送客。也同制台送下屬一樣，送了一半路，一呵腰進去了，隨鳳占又趕到城外，照例稟送，區奉仁自去回任不題。單說隨鳳占稟到了□幾天，未見藩台挂牌飭赴新任，他心上發急。因為同武昌府有些淵源，便天天到府裡稟見。頭一次首府還單請他進去，談了兩句，答應他吹噓，以後就隨著大眾站班見了。有天首府見了藩台，順便替他求了一求。藩台答應。首府回來，看見站班的那些佐雜當中，隨鳳占也在其內，進了宅門，就叫號房請隨太爺進來。號房傳話出去，隨鳳占馬上滿面春風，賽如臉上裝金的一樣，一手整帽子，一手提衣服，跟了號房進去。見面之後，首府無非拿藩台應允的話述了一遍。隨鳳占請安，謝過栽培，首府見無甚說得，也只好照例送客。

等到隨鳳占出來之後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著，一齊趕上前來拿他圍住了，問他：「太尊傳見什麼事情？」隨鳳占得意洋洋的還不肯說真話，只說：「『有兩個差使，太尊叫我去，我不高興去。太尊叫我保舉幾個人，我一時肚皮裡沒有人，答應明天給他回音。』」大眾一聽首府有什麼差使，於是一齊攢聚過來，足足有二三□個，竟把隨鳳占圍在核心。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，人到窮了志氣就沒有了，什麼怪像都做得出。其時正在隆冬天氣，有的穿件單外褂，有的竟其還是紗的，一個個都釘著黃線織的補子，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，腳下的靴子多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，有兩個穿著「抓地虎」，還算是好的咧。至於頭上戴的帽子，呢的也有，絨的也有，都是破舊不堪，間或有一兩頂皮的，也是光板子，沒有毛的了。大堂底下，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裡，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，紅鼻子，還有些一把鬍子的人，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挂下來，拿著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裡揩抹。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占保舉人，便認定了隨鳳占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，一齊圍住了他，請問「貴姓、台甫」。

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，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，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裡，他就搬了出來，靠牆擺好，請他坐下談天。隨鳳占看看沒有板凳，難拂他的美意，只得同他坐下，也請教他的名姓。那人自稱姓申，號守堯，是個府經班子，二□四歲上就出來候補，今年六□八歲子。先捐了個典史，在河南等過幾年，分在衛輝府當差。有年派了個保甲差使，晚上帶了巡勇出門查夜。有一個吃酒醉的人，攔住當路罵人，被他碰見了。彼時少年氣盛，拉下來就五□板。等到打完了，那人才說：「我是監生。」捐了監的人，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。當時無法，只得拿他開釋。誰知第二天，通城的監生老爺都來不答應他，說他擅實有功名的人，聲稱要到府裡去告他。他就此一嚇，卷卷行李逃走了。後來還是那個捱打的人恐怕鬧出來於自己面子不好看，私自出來求人家，勸大眾不要鬧了，這才罷休。後來本府也曉得了，明知他是畏罪而逃，樂得把差使委派別人。地方上少掉一個試用典史是不打緊的，倒也沒有人追究。他開了這個亂子，河南不能再去。齊巧他兄弟一輩子當中，當初有個捐巡檢的，後為這人死了，他就頂了這巡檢名字，化幾個錢，捐免驗看，一直到湖北候補，正碰著官運亨通，那年修理堤工案內，得了一個異常勞績，保舉免補本班，以府經補用。年代隔得遠了，他自己也常常拿從前的事情告訴別人，以鳴得意。還說什麼「你們不要瞧我不起，雖然是官卑職

小，監生老爺都被我打過的！」人家聽慣了，都池他有些痰氣，沒有人去理會他。此時同隨鳳占拉攏上了，便嘻開了一張鬍子嘴，同隨鳳占一併排坐在傘架子上，扳談起來。隨鳳占難卻他這番美意，只得同他坐在一塊兒談天。

究竟佐雜太爺們眼眶子淺，見申守堯同隨鳳占如此親熱，以為他二人一定又有什麼淵源，看來太尊所說的什麼差使，論不定就要被申某奪去了。於是有些不看風色的人，偏偏跟了他二人到暖閣後面，聽他二人講話。又有些醋心重的人，一旁咕嚕說道：「人家好，有門路，巴結得上紅差使。不要說起是一樁事情輪不到我們頭上，就是有□樁、八樁也早被後長的人搶了去了。我們何必在這裡礙人家的眼，還是走開，省得結一重怨。」又有些人說道：「我偏不服氣！我定要在這裡聽他們說些什麼。有什麼瞞人事情，要這樣鬼鬼祟祟的！」

一千人正在言三語四，刺刺不休，忽見斜刺裡走過一個少年，穿著一身半新的袍套，向一個老頭子深深一輯，道：「梅翁老伯，常遠不見了！小侄昨天回來就到公館裡請安，還是老伯母親自出來開門的，一定要小侄裡頭坐。小侄一問老伯不在家，看見老伯母親還只穿了一件單襯子，頭也沒梳，正有那裡燒水煮飯，所以小侄也就出來了。今日湊巧老伯在這裡，正想同老伯談談。」又聽那老頭子道：「失迎得很！兄弟家裡也沒得個客坐，偶然有個客氣些的人來了，兄弟都是叫內人到門外街上頓一刻兒，好讓客人到房裡來，在床上坐坐，連吃煙，連睡覺，連會客，都是這一張床。老兄來了，兄弟不在家，褻瀆得很！」又聽那少年道：「老伯，小侄是自家人，說那裡話來！」又聽老頭子道：「老兄這趟差使，想還得意？」少年道：「小侄記著老伯的教訓，該同人家爭的地方，一點沒有放鬆。所以這趟差使雖苦，除用之外，也剩到八塊洋錢。」老頭子道：「你已經吃了虧了！到底你們年紀輕，是沒有什麼用頭的。」少年聽了不服氣，說道：「銀錢大事，再比小侄年紀輕的人，他也會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；況且我們出來為的是那一項，豈有同人家要，白睜著眼吃人家虧的道理。」老頭子道：「你且不要不服氣。你走了幾個地方？」少年道：「我的札子一共是五處地方，走了半個多月才走完的。」老頭子說：「你又來！五個地方只剩得八塊洋錢，好算多？不信一處地方連著兩三塊錢都不要送。如今合算起來，每處只送得一塊六角錢。我們是老邁無能了，終年是輪不到一個紅點子。像你們年輕的人，差使到了手了又如此的辜負那差使，這才真正可惜哩。」少年道：「依你老伯怎麼樣？」老頭子道：「叫我至少一處三只大洋，三五一□五塊錢總得剩的。」少年道：「人家送出來何嘗不是三塊、四塊，但是，自家也要用幾文。人家送了這筆洋錢來，力錢總得開銷人兩個。」老頭子把嘴一披，道：「你闊！你太爺要賞他們！他們跟慣州縣大老爺的人，那個腰裡不是裝飽的，就稀罕你這幾角洋錢！叫我是老老臉皮，來的人請他坐下，倒碗茶讓他吃，同他們謙恭些，是不犯本錢的。至於力錢，抹抹臉，我亦不同他們客氣了。人家見我如此待他，就是我拿出來，他亦不好意思收了。所以這筆錢我就樂得省下，自己亦好多用兩天，至於你說什麼零用，這卻是沒有底的，倘若要闊，一天有多少都用得完，但是貪圖舒服，也很可不必再出來當這個差使了。」

老頭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，少年聽了甚不耐煩。齊巧隨鳳占同申守堯在暖閣後面談了一回也走了出來。申守堯是認得那兩個人的，便問少年道：「你同梅翁談些什麼？」少年正待開口，卻被老頭子搶著說了一遍，無非是怪少年不知甘苦，不會弄錢的一派話。少年聽了不服氣，又同他爭論。申守堯便從中解勸道：「這話怪不得梅翁要說。你老兄派的幾處地方總還在上中字號裡頭。他們現任大老爺。一年兩三萬往腰裡拿，我們面上，他就是多應酬幾文，也不過水牛身上拔一根毛。所以兄弟也是出差每到一處，等他們把照例的送了出來，我一定要客氣，同他們推上兩推。並不說嫌少不收，我興說：『彼此至好，這個斷斷乎不敢當的。不過在省城裡候補了多少年，光景實在不好，現在情願寫借票，商借幾文，』如此說法，他們總得加你幾文。有些客氣的，借的數目比送的數目還多。」少年道：「開口問人家借，借多少呢？」申守堯道：「這也沒有定。總而言之：開出口去伸出手去，不會落空就是了。」少年道：「到底這借票還寫不寫呢？」申守堯道：「你這人又呆了，錢既到手，抹抹臉皮，還有什麼筆據給人家。倘若一處處都寫起來，要是一年出上三趟差，至少也寫得二□來張借票，這筆帳今輩子還得清嗎？不過是一句好看話罷了。況且幾塊錢的小事，就是寫票據，人家也不肯接手的，倒不如大大方方說聲『多謝』，彼此了事。」

三個人正說得高興，不提防隨鳳占站在旁邊一齊聽得明明白白，便插口說道：「守翁的話呢，固然不錯。然而也要鑒貌辨色，隨風駛船。這當中並沒有什麼一定的。」眾人見他一旁插口，不知道他是什麼人，不覺都楞在那裡。申守堯便替他拉扯，朝著一老一少說：「這位是新選朔州右堂，姓隨，官印叫鳳占。宦途得意得很，不日就要到任的。而且是老成練達，真要算我們佐雜班中出色人員了！」一老一少聽了，連忙作揖，極道仰慕之忱。申守堯又替二人通報姓名，指著年老的道：「這位姓秦，號梅士，同兄弟同班，都是府經。」又指年少的道：「這位學槐兄，今年秋天才驗看。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娘家沾一點親，極蒙太尊照拂，到省不到半年，已經委過好幾個差使了。」隨鳳占亦連稱「久仰」。又道：「恰恰聽見諸公高論，甚是佩服！」秦梅士道：「見笑得很！像你老兄，指日就要到任的，比起我們這些終年聽鼓的到底兩樣。」隨鳳占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不過兄弟自從出來做官，一直是捫了花樣，補的實缺，從沒有在省城裡候補過一天。不過這裡頭的經濟，從前常常聽見先君提起，所以其中奧妙也還曉得一二。」眾人忙問：「老伯大人從前一向那裡得意？」隨鳳占道：「兄弟家裡，自從先祖就在山東做官。先祖見背之後，君也就驗看到省，一直是在山左的，等到兄弟，卻是一直選了出來，僥幸沒有受過這苦，雖然都是佐班，兄弟家裡也總算得三代做官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有你老哥這般大才，真要算得犁牛之子，跨灶之兒了。但是老伯從前是怎麼一個訣竅，可否見示一二？」申守堯道：「你們不要吵，且聽他說。老成人的見解一定是不同的。」

（山左：山東舊時的別稱，因在太行山之左（東）而得名。）

（「犁牛之子」：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子謂仲弓曰：『犁牛之子，且角……』。仲弓之父賤且惡，而仲弓是個人才，孔子的話是比喻父惡子賢。）

（「跨灶之兒」：比喻兒子勝過父親。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叫灶門。良馬的後蹄印反在前蹄印之前，叫跨灶。）

隨鳳占道：「先君從前在山東聽鼓的時候，有年奉首府府札子，叫老人家到各屬去查一件什麼事情。先君到了第二縣，我還記得明明白白的，是長清縣。這長清在山東省裡也算一個上中缺，這位縣大爺又同先君稍為有些淵源。到了長清，見面之後，他就留先君到衙門裡去住。先君一想，住店總得錢，有得省樂得省，就把鋪蓋往衙門裡一搬。橫豎衙門裡空房子多得很。先君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帳房的緊隔壁。當時住了下來，本官又打發門上來招呼，說：『請太爺同帳房一塊兒吃飯。』衙門裡大廚房的菜是不能進嘴的，帳房師爺要好，又特地添了兩樣菜，先君吃著倒也很舒服。誰知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本官就下鄉相驗去了，離城一百多里路，來回總得三四天。臨走的時候還同先君說：「老兄不妨在這裡多盤桓幾天。倘若要緊動身。一切我已交代過帳房了。」先君以為他已經交代過帳房，總不會錯的。第三天，先君覺著住在那兒白擾人家沒有味兒，就同帳房商量，說要就走的話。帳房答應了。先君先回到屋裡收拾行李。停了一會，帳房就叫人送過兩吊京錢來，說是太爺的差費。先君此來本想他多送兩個的，等到兩吊錢一送出來，氣的話都說不出！」申守堯道：「兩吊錢還比兩塊錢多些，現在一塊洋錢只換得八百有零。」隨鳳占道：「呀呀呼！我的太爺！北邊用的小錢，五百錢算一吊，一個算兩個，兩中只有一千文，合起洋錢來還不到一元三角。」申守堯道：「那亦太少了。」隨鳳占道：「就是這句話了。所以當時先君見了，著實動氣，就同送錢來的人說：『我同你家大老爺的交情並不在錢上頭，這個斷斷乎不好收的。』那人聽了先君的話，先還不肯拿回去，後來見先君執定不收才拿了。帳房就在隔壁，是聽得見的。那人過去，把先君的話述了一遍。只聽得帳房半天不說話，歇了一回，才說道：「兩吊不肯，只好再加一吊。這錢又不是我的，我也不便拿東家的錢亂做好人。」先君一聽隔壁的話，知道不妙。等到第二趟送來，這時候頂為難：倘若是不推，明明是同他爭這一吊錢，面子上不好看，無奈，只得略為推了一推。那送來的人自然還不肯拿回去。先君也就自己轉圈，說道：『論理呢，這個錢我是不好收的。但是你們大老爺又不在家，我倘若一定不收，又叫你們師老爺為難，我只好留在這裡。師老爺前，先替我道謝罷。』諸公，你們想，這時候倘若先君再不收他的，他們索性拿了回去，老實不再送來，你奈何他？你奈何他？所以這些地方全虧看得亮，好推便推，不好推只得留下。這就叫做見風駛船，鑒貌辨色。這些話是先君常常教導兄弟的。諸公以為何如？」大家聽了，一齊點頭稱

「妙」，說：「老伯大人的議論，真是我們佐班中的玉律金科！」

正說得高興，忽見一個女老媽，身上穿的又破又爛，向申守堯說道：「老爺的事情完了沒有？衣裳脫下來交代給我，我好替你拿回去。家裡今天還沒米下鍋，太太叫我去當當，我要回去子。」申守堯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怪這老媽不會說話，伸手一個巴掌，打的這老媽一個趔趄，站腳不穩，躺下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